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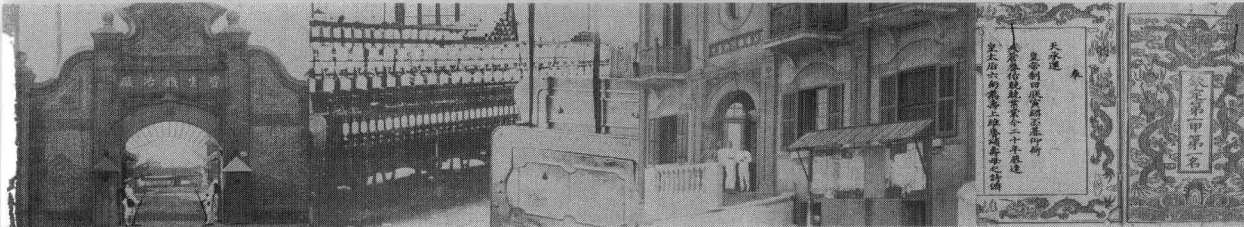
h u a n g Y u a n S h i Y e J i a Z h a n g J i a n

状元实业家 张謇

卫春回◎著



张謇是大魁天下的清末状元；
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
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及农商总长；
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
以及第一家民办博物馆；
张謇更是实业巨子，
一生创办了几十家企业，形成了农工商俱全的大生资本集团……
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
“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张謇是近代中国独具魅力的人物，
他的一生有着说不尽的传奇



状元实业家 张謇

卫春回◎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状元实业家张謇/卫春回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14-521-4

I. 状… II. 卫… III. 张謇(1853~1926)—传记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609 号

责任编辑: 郭疆 tjcbgq@126.com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85113694(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65228880@163.com(投稿)

65133603@163.com(购书)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 恒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12.5

彩插: 4

字数: 171 千字

印数: 6000

版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521-4/K·498

定价: 22.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次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一、家世与寒窗苦读	1
二、初进科场与冒籍风波	5
三、客幕之始	10
四、人吴长庆军幕	14
第二章 乡里活动与大魁天下	25
一、家乡的社会活动	25
二、结交清流与大魁天下	31
三、卷入帝后党争	38
第三章 投身实业与教育	47
一、大生纱厂与大生资本集团	47
二、通州师范和普及教育	68
第四章 立宪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75
一、在维新变法运动中	75
二、力促“东南互保”	83
三、《变法平议》和《东游日记》	89
四、投身立宪	94
五、预备立宪公会和咨议局	102
六、国会请愿	107
第五章 拥护民主共和	120
一、对清廷的忠告	120
二、转向共和	128
三、列名临时政府和拥袁立国	136
四、调停“宋案”前后	147
五、农商总长的业绩与悲哀	154

第六章 晚年岁月	168
一、“村落主义”的辉煌	168
二、陷入困境的大生企业与自治事业	176
三、奋进不止的老人	181
后记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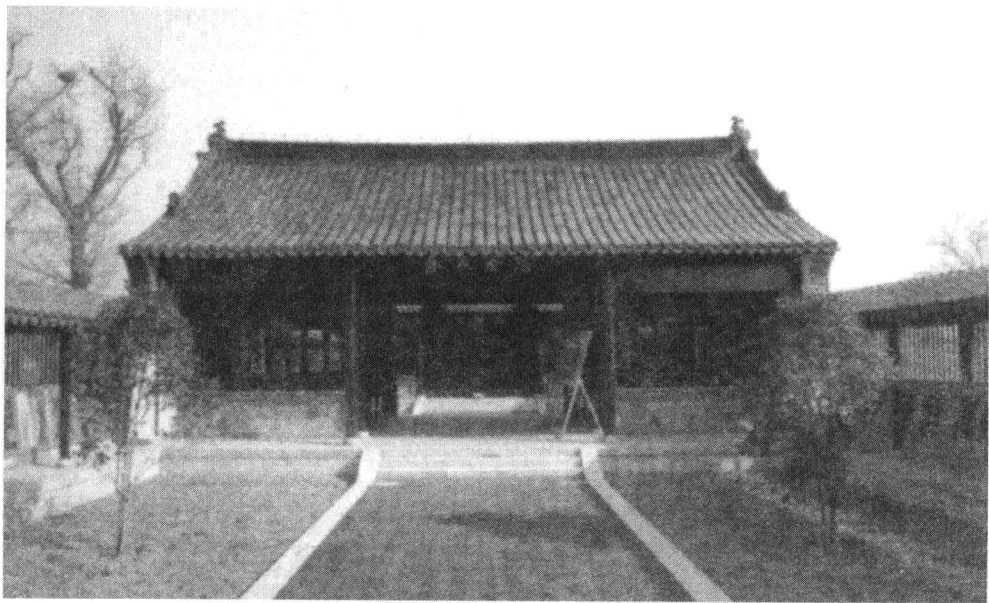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与寒窗苦读

本书的主人公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号啬庵,有时亦称张季子。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常乐镇。旧时的海门属通州,当时的通州包括今天的南通市、海门、如皋等地,也被称为通如海或通海地区。这里虽邻近上海,但地处长江之北,比起一江之隔的苏常地区逊色颇多,从历史上看,也称不上地杰人灵。无人料及的



◎海门市政府为纪念张謇逝世80周年建立的张謇出生地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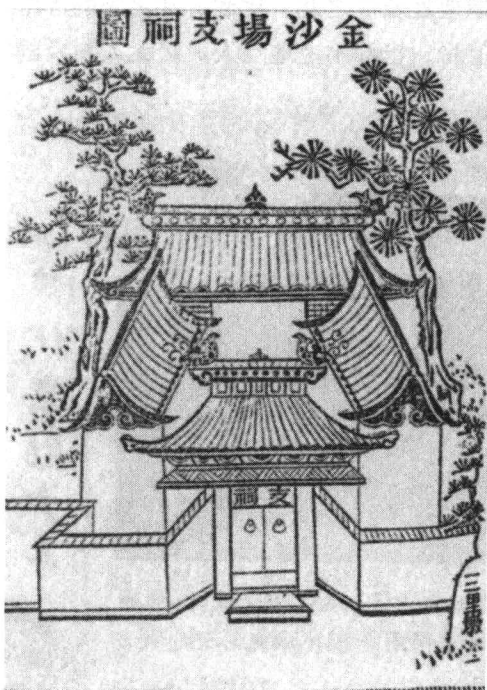


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几十年后竟使这方水土名扬四海。

◎通州金沙镇张氏

张謇降生时，家境还算不错，其父不仅务农，还兼营小商业。若追溯其家世，却也几起几落。张謇祖上皆住在通州的金沙镇以务农为生，到他曾祖父那一辈，已经有了一些家产。清朝嘉庆初年，曾祖父去世，祖父张朝彦只有8岁，排行老三，

宗祠。



颇受曾祖母的关爱，幼年时便“从学村塾”。¹不幸的是，朝彦16岁时，曾祖母暴病而死。父母双亡，两位兄长又外出他乡，年轻的朝彦经不住诱惑，开始去赌博，不仅输光了田产，就连房子也输给了别人。

金沙镇有一个开瓷货铺的吴圣撰，家中无子只一女，穷困潦倒的朝彦入赘吴家。转眼十几年，生儿育

◎《张氏宗谱》中的《金沙场支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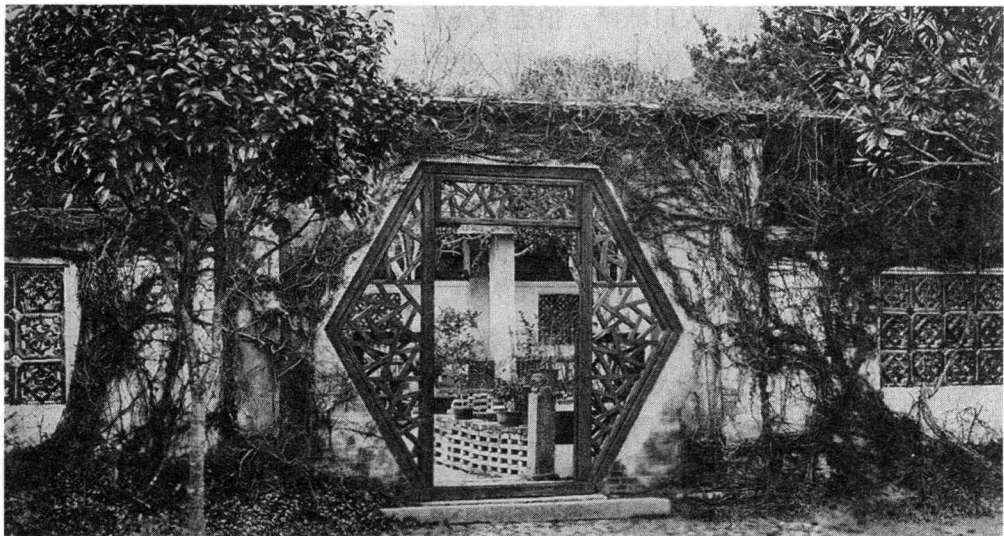
女，人口渐繁，怕连累外家，朝彦携全家由金沙镇迁到西亭。这时，朝彦除种地外，也兼治瓷器贩运，家境渐渐宽裕起来。不久丈人也迁到了海门常乐镇。

张謇的父亲名张彭年，是朝彦的长子，小时候很聪明，经常私下跑到私塾去读书，很得私塾丁先生的喜爱。不过，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只能半天读书，半天种田，读完《诗经》为止，在张家四代种田人中，算是第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及至彭年当家，手头更加宽裕，居然在西亭营造了一所房屋，不料老二打死人命，吃了官司，彭年倾家营救，负债累累，连新造房屋也抵给了债主。于是张家又投奔常乐镇的外祖父吴家。待朝彦与外祖父相继去世，张彭年便继承了全部遗产——20多亩田地，一爿小瓷货店，5间房屋和几间草屋，既种田又兼治小买卖，据当地传闻，彭年曾挑担卖糖补贴家用，张謇小时候也随父卖过糖，其旧宅至今留置糖担，以示不忘其本。彭年既勤劳又会计算，家庭经济状况再度得到改善，瓷器店里经常雇佣十几个挑脚，据说还能借到钱去宁波做生意。

彭年先后娶葛氏、金氏。葛氏生长子誉，五子警，金氏生二子謇、三子簪、四子謇。在几个孩子中，张謇的早慧十分突出，4岁父亲已教他识千字文，5岁时，三叔父从通州来，命他

◎张家西亭老宅，
由张謇祖父张朝彦
自行修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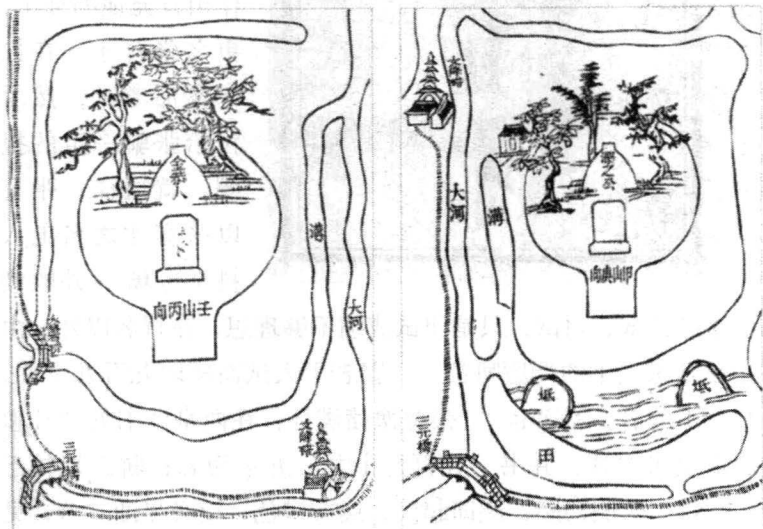


◎张謇的出生地：
海门长乐镇张氏扶
海垞内的尊素堂。

背诵千字文，竟能一字不差，这使全家大喜过望，当即决定让他去私塾读书。初入邻塾的邱畏之先生书房，第一件事便是起学名，因祖父朝彦入赘吴家时答应过兼祧吴氏，彭年又继承吴家产业，所以此时张謇姓吴而不姓张，邱先生为他起学名吴起元，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张謇10岁。11岁时，张謇已念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始学习《诗经·国风》，有一次先生出“月沉水底”，张謇立刻就对“日悬天上”，足见其聪颖悟性。

不过邱先生的学识也仅够启蒙，张謇自称“学属对三四五字，非特不知四声，并平仄声亦不了解，先生命属对，法以上下左右，昼夜黑白相对，如是推类。”²于是，对儿子抱有重望的彭年决定另请西亭的宋蓬山先生在家专设私塾，以成就诸子。这位宋先生50多岁，是个屡试不中的老秀才。当时和张謇同学的还有他的叔兄和五弟警，“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令自《学》《庸》《论》《孟》始，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渐增至六七十行或百行；亦授四声，或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为说故事。”³经宋先生的这般纠错、重读与讲授指点，张謇的学业又有长进。一天，张謇等人正在读书，见门外有一武人骑马而过，先生即曰：“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应曰：“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为夸

奖，彭年更是笑逐颜开。不仅为儿子的才智，更为吉言所预示的灿烂前程。13岁时，张謇重读和新读了《论》《孟》《诗》《书》《易》《孝经》《尔雅》，学五七言诗和试帖，并开始学习制艺。“先生每归，必挈与俱，亦令至西亭诗社，分题作诗，或限字为诗钟。”⁴14岁，又读完了《礼记》《春秋全传》，作八韵诗，并能制艺成篇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张謇已系统接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具备了科举考试的文化知识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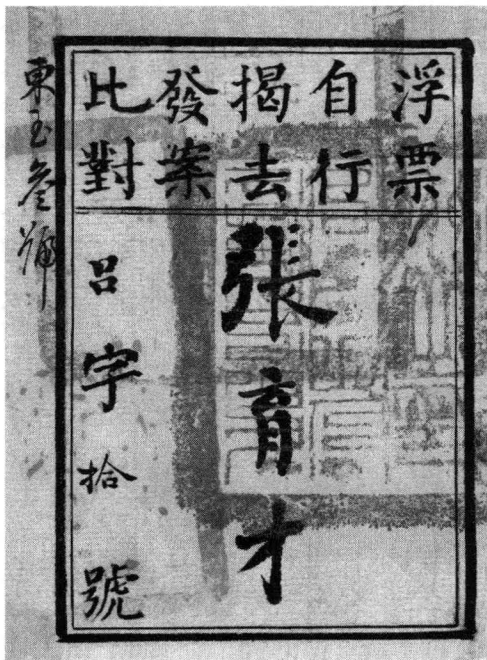


◎张謇父亲张彭年、
母亲金孺人墓葬图。

二、初进科场与冒籍风波

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试场，然而其科举之路从开初便历经磨难。

首先遇到的是改籍问题。按照封建时代的考试旧俗，祖上三代没有学官、或入学为生员者，被称为“冷籍”，其子弟没有报考资格。要想考试，必须要由同族中有资格的人或是廪生去承认，这叫“认保”，由同县廪生连环出保，叫“派保”，有许多人利用这种限制，从中渔利。张謇祖上三代均无参加科考之人，自然是“冷籍”。看到张謇科考有望，十四五岁时，同族中便有人想来“认保”。但彭年考虑海门人太熟，彼此深知



“底细”，“认保”、“派保”都不是十分有利，因此他听从张謇老师宋璞斋的建议，打算冒籍。

所谓冒籍，是由宋先生介绍如皋人张驹，张謇认驹作祖冒充他的孙子，更名张育才，在如皋参加考试，然后付给张驹一定的报酬。就这样，张謇以张育才之名走入科举考场⁵，并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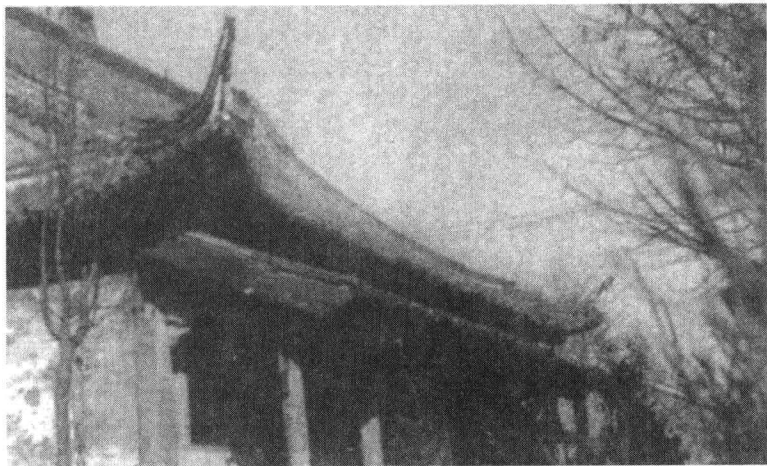
◎张謇冒籍时改名张育才，图为参加州试试卷上的浮票。

地通过县试、州试，只是州试成绩不够理想，在百名以外，由此受到宋先生的严厉呵责：“譬若干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张謇愧愤满怀，在西亭读书处“凡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骈二短竹于枕，寝一转侧即醒，醒即起读，晨方辨色，夜必尽油二盏，见五字即泣，不觉疲也。”⁶经过此番刻苦努力，在这年十月份的院试中名列前茅，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获秀才称号。

寒门出秀才，自然是大喜事。但冒籍考试招来的麻烦也随之降临。原来张驹兄弟是抽大烟的败落户，不守信义，为人狡诈，他们借机向彭年大加勒索，并与当地学官串通一气，令张謇一家为此受尽了磨难，而宋先生则是交易的牵线人，已经得到重谢。从同治七年(1868)到十二年(1873)前后五年，张謇与家人为此奔走四方，负债达千两之多。一个小康之家几乎倾家荡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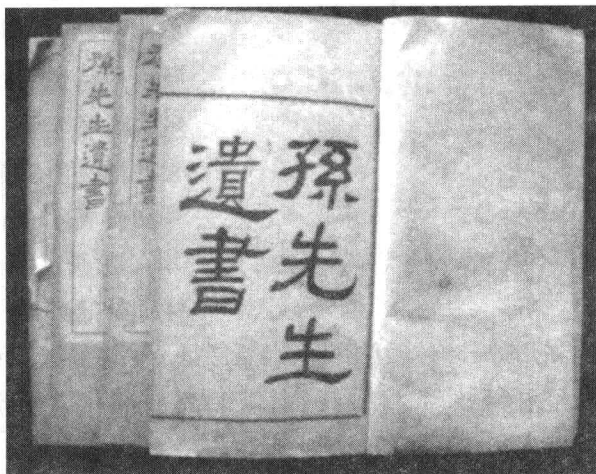
经济上的损失尚可数计，精神上所受的磨难和凌辱则使年轻的张謇几乎无法承受。他在家书中提到“十八岁后，受通如佗父之辱，故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⁷这里仅举两例：张驹勒索不能如愿时，便告学官张謇不孝，学官遂令张謇以《论语》

◎如皋县文庙大成殿。张氏族人曾企图将张謇扣押于此旁的学宫内。



子游问孝一章为题，命作八股，张謇只好忍辱含冤违心地作文，其心中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同治十年(1871)四月初的一天夜里，听说如皋县官吏要拘押他，张謇于夜半冒雨潜出。其时的情景，在20多年后，张謇仍记忆犹新，他极详细的追叙：

盖学官董事辈关通知县为之，必制余无他遁之途，而后可桎而繫之也。差索歇保，随时听传。时日向曛矣，大风密雨。上灯后，计不如叔留而余回通，乃藏钉鞋衣底，踣敝鞋笼灯独出……旋念出北门必经县署，不便，折出东门，过桥骤风灭灯。时甫浚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属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鞋，而藏鞋弃灯，持盖柄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则一蹲。足陷泥淖及踝，钉鞋屡堕，搯杖起之而行。是时忿



◎张謇刊孙云锦《孙先生遗书》。孙云锦署理通州时曾极力调处张謇冒籍事件。



先生自題像讚
其貌則癯其心則愚泊然寡營
惟酒是娛不近榮利亦不至辱
其軀
民國八年三月弟子張謇敬書

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辄作挟利刃斫仇人头之想；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与鼠头并碎，且自解自行。东门至北门裁三里许，三四时始达。比至友人处叩门，街桥四声，雨止天霁。友见余状狼狈，大骇。告以故，急借衣履易焉。外雨内汗，襦裤尽湿，足疱累累，遂坐而待旦。日甫出，乘小车亟走，百三十里一日而至通”⁸。

◎王汝骐，张謇肄业师山书院时的老师，在冒籍风波中曾为张謇奔走。下图为张謇为王汝骐题写的像赞。

读这一段文字，我们似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个年青人当时担惊受怕，满腔愤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在张骐伙同地方官吏的百般纠缠与刁难下，张謇终于忍无可忍，径自向学院递禀，请求斥革他冒籍秀才，回南通考试；彭年也下决心呈报学官实情，诉其被逼被辱的种种事实和苦衷。这番举动得到不少正直学官、地方官吏和亲朋好友的援助，特别是江苏学政彭久余，南

通知州孙云锦鼎力相助，经层层呈请、咨转、疏释、证明，最后经礼部核准，于同治十二年(1873)将张謇划归通州本籍秀才，降临在张家的这场灾难至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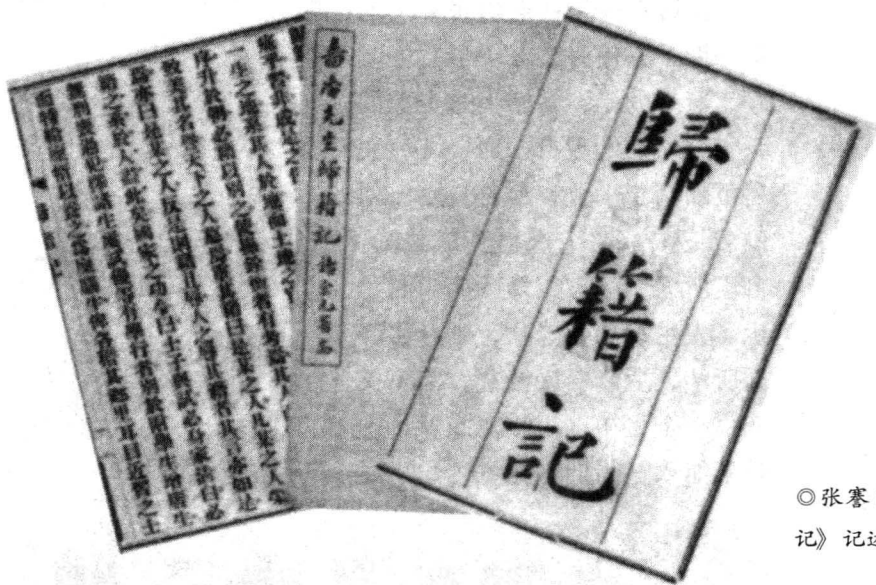
懷公泉菊導訓廳門海人舉西已光道



冒籍事件是社会给张謇上的第一课，它使张謇蒙受了莫大耻辱。所幸的是，初感世态炎凉的张謇并未因此番打击而消沉，而是更加精于学业，刻苦自励。他以后记叙：“十八岁乡试被摈，自惭所为文陋劣，乃师无锡赵先生。先生故制艺老师，则令尽弃前所学，令读明人制艺，治王氏四书大全。初以为寂寞冷淡，棘棘不能入，临期为文，则先生尽

◎赵彭渊，号菊泉，曾任海门训导，教过张謇读书。下图是张謇为恩师题写的像赞。

者宏氣單比不鞠
可泗春其歷城泉
謂濱江施道府夫
人其海其咸以子
受師法而蘊同涵象
業之無名肥充真贊
門職舊尊肥四不
人懣其嗚然代崖
張學道呼符陶岸
謇官無無吟其以
敬之新類仁育拒
題鳳若之耄宮人
謇先教耄累推
生將而百舉



◎张謇自撰《归籍记》记述冒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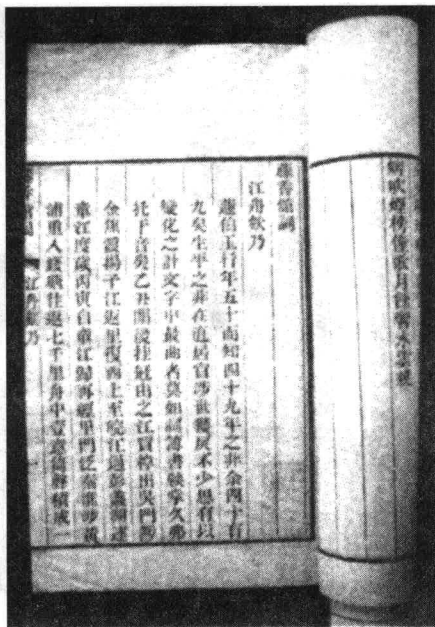
涂乙之，而督之益亟。逾半年乙渐少，渐令读明季清初人制艺，治朱子或问语类，年余乃稍稍获褒语，如是者三年。”⁹同时，张謇的社会交往面在籍事纠缠的几年中有了很大扩展，先后结识了徐石渔、赵菊泉、王松畦、彭久馥、孙云锦等一批学官，并得到他们的赏识，王松畦先生赞赏他：“少年聪隽，性质温美，洵佳士也。”¹⁰孙云锦给予他特别的爱护和赏识，不仅全力为他大白其冤，而且还录他为客幕，为张謇进入士大夫阶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客幕之始

客幕生涯是张謇步入社会的开端。所谓客幕，就是在地方军政大吏的幕府充当参谋书记之类的角色。从传统观念看，由科举步入仕途当然是读书人最理想的出路，求其次的便是受到军政大吏的赏识，录入幕府，不仅衣食无忧，前程也颇有希望。张謇作为一个普通农家出生的“读书人”，能够在21岁时成为幕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社会评判的标准来讲，都称得上十分幸运。因此张謇一直视孙云锦为大恩人。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张謇来到江宁(南京)，开始了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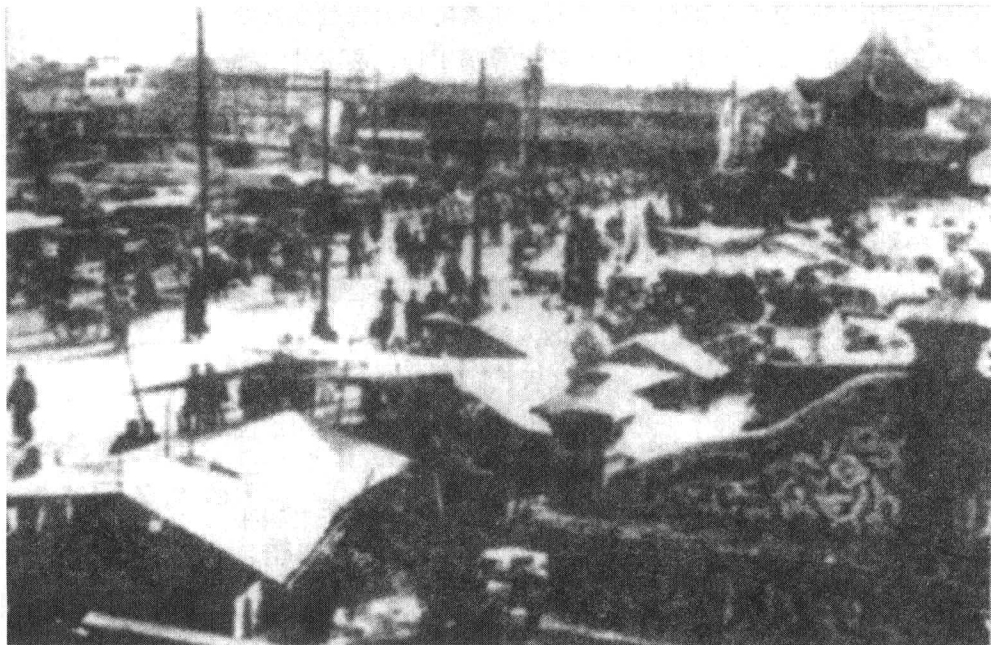
随孙云锦两年有余的幕僚生活。当时孙云锦已调任江宁发审局，张謇便任发审局书记。这个职务没有很多事情，他的主要任务是伴孙云锦的两个儿子继续读书，而且孙“给余月十金，先生发审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¹¹月薪的五分之一分给张謇可见对其照顾之情，这对负债累累的张家的确是一笔不少的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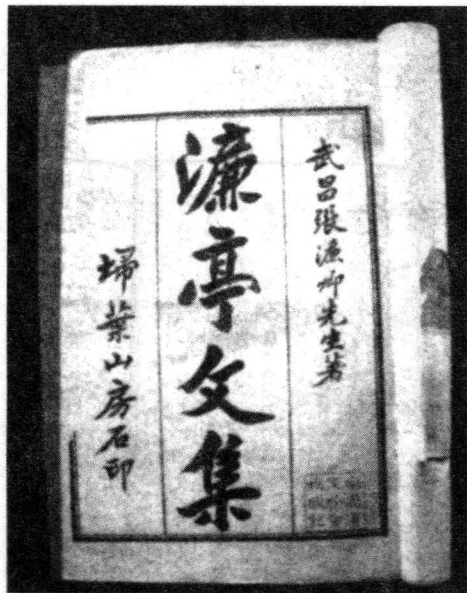


◎惜阴书院院长薛慰农著《藤香馆词》，张謇藏书。

更重要的是，作为江苏省府的江宁不仅繁华热闹程度远胜于通州，而且这座文化名城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深深地吸引着张謇。去江宁不久他便开始投考设在这里的几所著名书院。自唐代就开始的书院，集结着不少著名学者，他们和学生或个别钻研、或相互问答、或集众讲解，深入地研习儒家经典，对中国

◎江宁（今南京）旧景。





学术的发展很有影响，因此不少读书人都愿投考书院。张謇投考过李小湖先生的钟山书院、薛慰农先生的惜阴书院，虽小有波折，但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还通过孙云锦的介绍结识了凤池书院院长张裕

◎张裕钊著《濂亭文集》。时任凤池书院院长的张裕钊，在文学、书法上对张謇影响至深。

钊先生。这三位院长都是国内的一流学者，在他们的指点下，张謇开始学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通

鉴》《文选》以及唐代文人的文赋诗词，并研究《易》《诗》《书》《周礼》等经典文献的注疏说文。在三位师长中，桐城派名师张裕钊先生对张謇影响最大，20多年后张先生去世时，张謇在祭文中盛赞其功力学问。

在读书研学之余，张謇也帮助孙云锦处理一些行政事务，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五月，张謇随孙云锦赴淮安处理渔滨河积压讼案，七月又同往江阴鹅鼻嘴工程，两次外出感触颇大，江南的繁华无法遮掩民生的疾苦，张謇诗云：“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头蓬胫颊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腹田田有主。”¹²出于对民生的关心，张謇对水利产生了兴趣，在淮安勘察渔河滨积讼案的过程中，接触到明清两代水利专家关于治水导淮的著作，并细心研读，这是他一生致力于水利，尤其是治淮的发端。

这年冬天(十月)张謇在参加岁试后，回通州探亲。这次回家最重要的收获是完成了婚姻大事。父母为他迎娶了海门徐氏女，当初订婚时，徐氏家中还颇富裕。但“阅二三年，以二子习贾丧资过当，顿落，至斥田产偿负，不足”。¹³徐氏来到张家，年方十八，勤劳节俭，能干娴淑，“庙见第三日即衣布，黎明起省翁姑，先妣喜语余曰：“‘新妇殊有志气’余亦私喜